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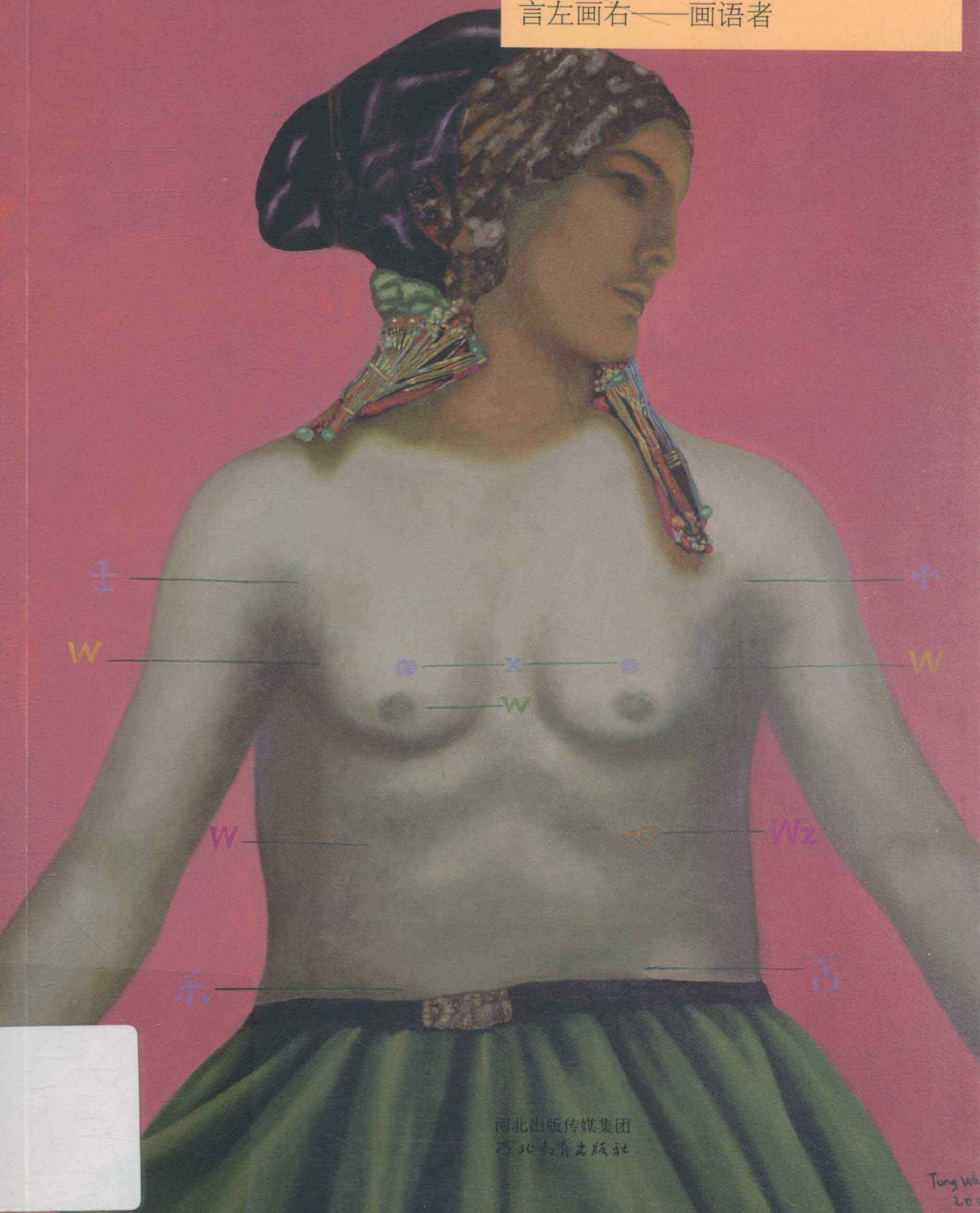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李笠

WANG TONG

王彤

PAININTINGMAN

言左画右——画语者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Tong Wang
2010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李笠

WANG TONG

王彤

PAINTINGMAN

言左画右——画语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彤 / 食指, 许江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5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第2辑)

ISBN 978-7-5545-0168-9

I. ①王… II. ①食… ②许… III. ①王彤—传记—画册 IV. ①K82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3139号

书 名 /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王彤:言左画右——画语者

作 者 / 食指 许江 主编 李笠 撰文

策 划 / 浙江三尚当代艺术馆

主 编 / 张 健 刘 峥

执行主编 / 林歆菊 陈子劲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西园3区305号楼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84852503

编辑总监 / 刘 峥

责任编辑 / 耿 懿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设计助理 / 陈晓晓

制 版 / 北京颂雅风制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2

字 数 / 33千字

出版日期 /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45-0168-9

定 价 / 580元(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0	我梦见我姥爷，我们用瑞典语说话
10	童年，假如发给我们一支枪，人人都能成为战士
12	我非常羡慕哥哥的手
14	国画系喜欢我的老师很少
16	我第一本护照贴满花花绿绿的签证
19	到了丹麦，我的丢三落四的习惯发挥到极致
20	语言不是障碍，不同的文化才是障碍
22	在孤独的状态下，我的精神寄托当然是艺术
24	我梦见我姥爷，我们用瑞典语说话
28	我从小就有一个誓言：我要做最好的艺术家之一
33	王彤作品
185	简介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李笠

WANG TONG

王彤

PAINTINGMAN

言左画右——画语者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入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 August, 2006

序言二

西汉扬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的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 u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By Xu Jiang May, 2006



目 录

10	我梦见我姥爷，我们用瑞典语说话
10	童年，假如发给我们一支枪，人人都能成为战士
12	我非常羡慕哥哥的手
14	国画系喜欢我的老师很少
16	我第一本护照贴满花花绿绿的签证
19	到了丹麦，我的丢三落四的习惯发挥到极致
20	语言不是障碍，不同的文化才是障碍
22	在孤独的状态下，我的精神寄托当然是艺术
24	我梦见我姥爷，我们用瑞典语说话
28	我从小就有一个誓言：我要做最好的艺术家之一
33	王彤作品
185	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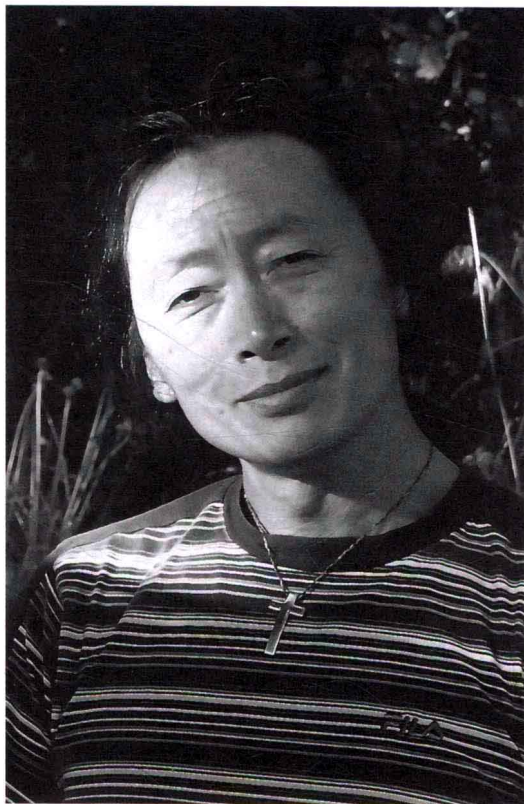


李笙

诗人、翻译家。

生于上海,1988年秋定居瑞典。

除写诗外,还曾翻译了大量的北欧诗歌,其中包括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诗全集;制作过一系列风景配诗电视短片。



王彤

瑞典籍华人艺术家。

生于辽宁省大连，1988年定居瑞典。

现往返于中国—北欧从事文化交流、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

童年，假如发给我们一支枪，人人都能成为战士

李笠（以下简称李）：咱们先谈谈你的童年吧？

王彤（以下简称王）：我小时候，人长得非常的瘦，非常的挑食，基本上不吃其他蔬菜，只吃白菜叶，不吃白菜帮。我特别的惧怕黑夜，到了晚上，整个家属院一团漆黑。家属院本来是有路灯的，但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这个院子，包括公共厕所里的灯光都从来没亮过，尤其是电线杆上的灯泡，那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靶子，因为，家属院里的男孩子没有一个不会做弹弓的，其中有几个大孩子还自己做了火药枪。我与姥姥、姥爷住一屋，临睡时，我一定要坚持亮着灯光，姥爷说我的前生一定是个瞎子，但是到了白天，我喝玉米粥的时候，大人们见了我贪婪的吃相又说，我前生一定是饥荒年月饿死的人。

李：说说你的家庭。

王：我算是比较走运的，当时还没计划生育，要不就没有我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姥爷、姥姥、父母亲，再加上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正好在中间。老三在父母眼里，恐怕是最不省心、不懂事，也不是父母亲最心爱的孩子。父母亲对我一直是非常失望的，觉得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成。

我小时候经常和我姥爷、姥姥在一起，很多时候，上街走路时我都握着姥爷的手走路。我和父母亲就没有这种记忆，只有和姥爷。

李：我母亲谈起我的时候，也很悔恨将我生出来，说有哥哥、姐姐就够了——和你一样，我也是老三。我的很多朋友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父母亲很少接触到孩子。这是我们这一代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王：我觉得在儿童时期，肯定要有爱，无论来自哪里，父母亲也好，爷爷、奶奶也好，一定要有成年人的爱和关注。我记得当时无论天有多热，我一定要搂着姥爷的脖子才能睡觉，我和我姥爷的感情特别深。

李：你和你姥爷之间一定有些有意思的回忆。

王：我姥爷是河北人，过世以后，我三姥爷来把姥爷的骨灰带回老家，他的坟墓我一直没去过。1997年我从瑞典第一次回国探亲，特意买了火车票去我姥爷家乡交河县××公社。火车到交河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只好住在离火车站最近的一个旅馆里。第二天一大早，直奔火车站广场，看到那种迷你巴士，我先问了车上的人才上的车，他们告诉我，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早改名字了，已经不叫什么公社了。

我在车上等了好久，可车就是不离开，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想再拉一些其他乘客，我急着赶路，于是要求下车，结果他们死活不让我下车，给钱不就得了嘛！最后交了钱，我才又重新回到街上。刚站好，迎面正好过来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把地址拿出

来给司机看，司机特别惊讶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我说，这是我姥爷的家乡，他又问：“你姥爷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之后，这个人半天没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姥爷家乡唯一在交河县城开出租车的人，并且当年他还帮着埋过姥爷的骨灰。

我三岁那年，曾与姥爷去过他家乡。对姥爷的家乡，我有一些片段的记忆，我记得：曾一个人坐在西瓜地里吃西瓜；曾与姥爷走路时看到过一条蛇；曾看到过一群被雨淋得直发抖的母鸡，后来家里人把它们全都赶到火炕上取暖。我没料到会遇见姥爷家乡的司机，就这样他一直把我拉到三姥爷家里。我觉得这是因为姥爷的在天之灵吧，他指引着我，要我到他那去。

李：看来你姥爷对你影响深远！你觉得你和你姥爷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王：我姥爷一直在我心里最深处，一直在梦见他。我姥爷脾气不是很好，可能会影响到我，有的时候我会很急躁。除了他对我的爱和我对他的爱，恐怕找不出什么再具体的影响。我姥爷讲河北的地方话，我小时候也说和他一样的方言。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老师觉得我聪明伶俐，让我做班长，但是她很快就发现我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精明，因为成年人的话我听不懂。有几次老师把我送去开会，然后要我在全班传达，这我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在会上，我如坐针毡，几乎就听不懂老师说的是什么。

李：这个很奇怪，河北话还是很好懂的。

王：还是有很重的地方口音。我的一些同学曾取笑我的“姥爷口音”，但并不妨碍我和同学的沟通，但与成年人的沟通就有些问题，也可能是我当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比较差的缘故。我还记得学校组织我们看电影《地道战》，当时那电影也太简单了，好人长的英俊，坏人长的丑陋。但即便这样，我还是分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讲的什么故事我也看不出来。我还记得最后老师把我抱坐在她腿上为我讲解。

李：那时候你有多大？

王：我上一年级的時候，大概七八岁吧。

李：后来是否好一些呢？

王：当然了，感谢上帝。我14岁时曾与大姐去了阜新的亲戚家过春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生活。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但又让我着迷，那时候，农村的家中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少见。过年时，每一家都在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年画，村子里的人有串门和讲故事的习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听了无数的历史故事和村子里的诡异传说。

我一向怕黑，在农村更加剧了我对黑夜的恐惧。比如，我听过村子里的某人，黄昏时，在回家的路上，撞见路边的一只狐狸，那狐狸头上戴着一顶人的帽子，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它见了人便问道：“怎么样，

你看我像人吗？”那人并不慌张，打量了一下狐狸，然后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不像，不像。”那狐狸听了，失望地抛开头上的帽子，连说几句：“扫兴，扫兴！”然后便走远了。假如那人说狐狸像人，这句话就足够让狐狸成为人形，那是人不该做的事。

李：像《聊斋志异》里的故事。那时的孩子淘气，你有没有孩子们的“战争”经历？

王：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与弟弟在百货公司的楼里遭到一群大孩子们的攻击，我们沿着楼梯没命地往门外跑。领头的孩子王手里拿着一条一头削得尖尖的钢钎，我和弟弟并不曾招惹过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丛林中的两个部落，而我们刚好来自与他们有世仇的家族并且误入他们的领地罢了。

我带领弟弟拼命地跑下楼，孩子王带着他的人紧追不舍。

正当我们下楼梯那会儿，“呼”的一声，紧贴着我的脸，那条钢钎居然从楼上拐角的地方，对准我的头部投了下来，钢钎响亮地扎在我面前的台阶上。我们一直跑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才看到了我大哥的同学，他叫范万洪，他拦住了那群孩子，在我记忆里，他可能痛殴了他们其中的某一个。除此之外，自始至终，当时商店和街上的其他人，没有人“打扰”我们，没有人介入这场孩子们的“战争”，生活在“文革”时期的人早就见过比这更有戏剧性的表演。

李：孩子生下来是偶然的，童年的环境里也有无数的偶然性会要我们的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不必非得彼此有深仇大恨，当时环境就是如此。

王：还有一次局长的二公子拿来一杆汽枪让我们大家观赏。我们大家围成一圈，看着他先把汽枪拆开，按上铅弹，然后，再把枪筒扳直，就在他将子弹上膛的一刹那，那颗铅弹“啪”的一声射了出去——我弟弟正伸着头，入迷地看着杨公子的表演，那一枪正中弟弟的喉咙。万幸的是那是一把老枪，铅弹仅穿过弟弟的皮肤，我用手把那颗可能要我弟弟性命的铅弹取了出来，谁也没说什么就各自回家了。

李：那时所有的孩子游戏真得靠自己去创造或者就全凭着想象力了。

王：我们邻居马木匠家的房子有了裂痕，后来他们做了一个像小型金字塔式的墙垛，马木匠家是我的必经之路，每次路过他家时，只要一小段助跑，两三步就会顺着墙垛“咻溜”向上，然后坐在他家的屋檐上。可惜好景不长，后来马木匠从墙垛到屋檐上都涂上了一层黑乎乎的机油，这才中止我的习惯。那年头男孩子基本上都身手敏捷，假如发生战争，发给我们一支枪，我们都能成为战士。

我非常羡慕哥哥的手

李：童年你的生长环境如何？

王：我出生在大连金县，大约5岁时随在地质队工作的父亲搬到朝阳。我一直说朝阳是我的家乡。朝阳是一个北方小城市，四周都是山。每年政府都要组织人们去山上植树，山上曾有过一排用白色石头堆积的大字——誓叫朝阳变昔阳。朝阳大街的几条主要干道那时还是土路呢。

我们住在地质队家属院，是一排排白瓦红砖的平房，墙上全写着标语和口号的那种，我们那栋房子墙上写的标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后来每家都垒起自家小院，我家的墙上就剩下了“严肃、活泼”了。那时几乎家家都养鸡和猪，若有养狗的人家，那么，我们孩子就尽量不经过他们的家门口。每一家都在院子里种树，我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杏树和一棵杨树。我画过

一张家的水彩画，画面的中心是一个贴着对联的蓝色大门，右面晾着衣服，左面是杏树枝干，在冬日的阳光下。那张画我还保存着。

李：你什么时候开始画画？

王：很小。我爷爷是中医，但我父亲不喜欢与病人打交道，他喜欢画画和练习武术。小时候，家里有很多与画画有关的书和连环画，也有父亲自己做的各种器械：枪、刀、剑、钩、棍、流星锤等。我们那儿在“文革”时期，特别流行在家具上镶上一幅在胶合板上烙的山水画，这叫烙画。我爸也用烙铁画画，当时朝阳很多人家都有父亲的作品，他从来不收钱。

我小时候，在父亲那里学习了山水画和“三庭五眼”等方面的一些技巧。小学三年级就加入了当时在朝阳很有名的美术班。老师叫陈升，当时我大哥在美术班里当班长，老师对我大哥特别的好。我年纪最小，自从上了美术班，我基本上就不读其他课程了。

李：就专业化了？不上学？

王：当然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上那些课。如果美术班不开门的话，我还得去教室，每次先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空位置，有空位置我才能坐。有时我还误入其他班级。

李：那时你们这个美术班有多少人？都与你一样大的孩子？

王：二十来人吧，各个年级学生都有。陈升老师的意识比较超前，他自己从来没进过什么专业学校，但是还是一直领着我们画速写、画年画、画国画，写美术字，出黑板报，闲时还教我们唱歌。有时还会组织我们去农村搞教育展览，我们吃、住都在农村，听村民忆苦思甜，做新、旧社会的对比，然后我们把那个故事画出来。最后布置好展厅，让村民参观。

李：这个太有意思了，也好玩。

王：陈升老师也经常带着我们出门写生，常常是我哥哥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常常盯着他的手，非常羡慕他有双灵巧的手，我就希望有一双像他那样的手。有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因为个头太小，我甚至连自行车的后座都上不去。在外面画画的时间久了，我不惧怕在任何场合下画画，在大街上画速写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人围观，他们不是在后面看，而是在我眼前围着，他们是看我怎么画画，但是挡住了我的视线，所以我要不时地提醒他们让一让。

李：你哥哥也是画家？

王：哥哥如今在北大数码学院当教授，他画得非常好，插图啊，油画啊，什么都画。他小时候曾用一个木盒子做了幻灯机，图片也都是他自己画上去的。当时他是我们美术班的骄傲，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哥哥高中毕业后就去农村上山下乡了，陈升老师把美术班的藏书几乎都送给了他，我们还去了照相馆拍了合影。大哥嘛！特别懂事。和他一比，人家就觉得我不太一样了，大家都说我没出息。



1979年，《家园》，
水彩写生



1984年，《蒙古包》，
纸本水墨



1983年，与许勇、顾莲
塘老师在鲁美国画系



1984年，《女人》，
纸本水墨